

年輕的心

柯納克對扶輪的未來有全新的願景。
在朋友的小小協助之下，事情會一切順利。

撰文：Jenny Llakmani

攝影：Samuel Zuder

豪格·柯納克 Holger Knaack 正在用吸塵器清潔地板。

勞恩堡郡 - 默爾恩 (Herzogtum Lauenburg-Mölln) 扶輪社已經結束在 12 世紀拉茲堡大教堂 (Ratzeburg Cathedral) 舉辦的年度聖誕節市集。兩天來販售手工藝品、櫛寄生、手工蛋糕及餅乾，讓該社淨收入約 8,000 歐元，今年的營收將捐給德國一個支持重症兒童的非營利組織。當該社社員拆除攤位，收拾桌椅時，柯納克拿起吸塵器，低頭專注對付麵包屑、塵土，及散落在地板的碎屑。

此時，柯納克是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即將於 2020 年 7 月 1 日就任。可是同時他也是一位普通的扶輪社員，在該社有 27 年資歷，像其他人一樣投入。同社社員芭芭拉·哈克普 Barbara Hardkop 說：「他只是想要跟朋友一起做朋友。」

德文有一句話 man holt die Leute ins Boot。意思是讓大家一起加入，為共同目標努力。在未來這一年，扶輪社員會發現柯納克不是一個站在旁邊看大家工作的人。可是對柯納克來說，同樣重要的理念是，努力工作並不代表不能開心。這一年當他找大家一起幫忙時——尤其是執行他的最高優先事項，投資年輕人時——他也會盡他所能，確保每個人都很開心。

他的老友，同社的胡伯特斯·艾奇布拉特

Hubertus Eichblatt 說：「這對豪格來說是基本原則。我們在一起時，一定要開心。」

柯納克是一位非典型的扶輪社長，不只是因為他穿牛仔褲，領帶多數時候都是鬆鬆的。他是本組織第一位德國社長，並以非傳統方式來晉升到那個職位。與他的許多前任者不同的是，他並非從扶輪領導職務一步一步爬上來。他曾當過扶輪社社長及地區總監，可是在成為理事之前，他只擔任過一項國際扶輪職務，也就是訓練領導人。他記得有次參加一場扶輪研習會，別人問他在成為總監之前擔任過什麼地區職務。他回憶說：「我回答：『沒有，完全沒有。』他們都很驚訝。」

柯納克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對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參與。對他及他夫人蘇珊娜 Susanne 來說，這個經驗很深刻、廣泛，並格外意義深遠。他們沒有生小孩，可是他們對數十名學生打開他們的家門——及他們的心房。另外一位朋友，也是同社社友的賀姆特·柯諾斯 Helmut Knoth 說：「柯納克的家總是有很多客人，尤其是年輕人。他們這些年來招待過幾百名賓客。」

在 1992 加入扶輪社不久，柯納克便在德國北部一個短期青少年交換學生的營隊活動幫忙。他立即就上癮。他說：「我認為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計畫。用德文來說，這是 wo dein



2020-21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豪格·柯納克。
一位朋友說：「他看起來很年輕。」「他是
真的很年輕！」



柯納克去年 12 月在勞恩堡郡 - 默爾恩扶輪社的聖誕派對中，一邊喝著熱潘趣調酒，一邊與同社社友芭芭拉·哈克普及她的丈夫葛藍特 Grent 聊天（背景是強·舒米迪斯 Jan Schmedes）。

Herz aufgeht：打開心房的事。每次你跟這些年輕人交談，他們都會告訴你：『這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刻。』有時候我認為他們對於自己、對於自己能夠做的事、對他們因為扶輪所打開的可能性，都感到驚訝不已。」

對柯納克所開啟的機會也是。他先是成為扶輪社的青少年交換主委，在 2006-07 年度擔任 1940 地區總監之後，他應邀出任德國多地區青少年交換的主委，並一直擔任這個職務到 2013 年出任扶輪理事為止。他指出，一路上他總是依賴其他人。他說：「你們一起建立願景，然後大家一起往前走。每個人走的路都有一點不同；道路絕對不會只有一條。可是目標應該要是一致的。」

年輕人似乎直覺就明白柯納克的做事方式。柏林 (Berlin) 扶輪青年服務社社員，同時也是柏林國際 (Berlin International) 扶輪社

社員的布里特妮·亞瑟 Brittany Arthur 說：「柯納克有一個願景，他是根據那個願景來做事。你看得出來這個願景對他們來說並不新鮮。他和蘇珊娜已經接待過數十名青少年交換學生。你認為他們做這些是為了他在 2020 年時可以說：『我們需要投資年輕人』嗎？這是他們原來的樣子。」

亞瑟也認為柯納克願意投資「可能性」而非「經驗」這點很獨特。2012 年，身為前往德國的澳洲大使獎學金學生的亞瑟，在一次扶輪社例會中與他有一次短暫交流。那促使她到 2012-13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田中作次所舉辦



的柏林和平論壇中，談論她的「扶輪時刻」。她講完後，以為一切結束了。可是主辦該次論壇、正在籌劃一場扶輪研習會的柯納克有其他想法。她回憶說：「我剛剛對幾百名扶輪社員講完話，我感覺很棒，他說：『你想要幫忙辦研習會嗎？』我說：『好啊！』」

就像其他扶輪社員一樣，亞瑟注意到柯納克說服力十足的個性。「他超級好笑，人超好，可是談到某些事情時又嚴肅得要命。這就是他是個很有意思的領導者的原因：當你需要他時，他可以展現出諸多不同的面向。」

豪格及蘇珊娜·柯納克喜歡旅遊，可是他們一輩子都住在離出生地不遠的地方：她在拉茲堡，他在附近的村莊大格勒瑙 (Groß Grönau)，大約在漢堡東北方 40 英里處。他

的太祖父（曾祖父的爺爺）於 1868 年所創立的。豪格記得：「我們獲得很多愛。每個人都把你照顧得好好的；每個人隨時都知道你在哪裡。」

艾奇布拉特也在拉茲堡長大，他的妹妹和蘇珊娜（娘家姓為霍斯特 Horst）是手帕交。他說：「霍斯特一家非常好客，就跟豪格一模一樣。家裡隨時都有朋友進進出出。」

豪格和蘇珊娜現在住的房子曾經是蘇珊娜的祖母所有；隔壁是蘇珊娜的姊姊薩賓·里班薩姆 Sabine Riebensahm 的家，也是她們小時候住的地方。大約 10 年前，豪格的姊姊芭芭拉·史塔茲 Barbara Staats 在丈夫亡故後搬到那間房子的頂樓公寓。這兩家總共有 9 間客房，部份因為芭芭拉有 12 個孫子、數十位現任及前任青少年交換學生、以及各種其他友人，這些房間從來不曾完全空過。

「他超級好笑，人超好，可是談到某些事情時又嚴肅得要命。這就是他是個很有意思的領導者的原因。」

每天早上，大家會在豪格及蘇珊娜客廳一個舒服的角落聚集，一起喝咖啡，從地板到天花板的整片落地窗看出是環繞拉茲堡的四座湖泊之一——屈興湖 (Küchensee)。他們也常一起吃午餐，飯後再喝咖啡。然後豪格有一個固定的儀式：他會把他長長的身體蜷曲在一張小沙發上小睡，而蘇珊娜、芭芭拉和薩賓繼續聊天。薩賓說：「他喜歡在小睡時聽我們聊天。」

這四個人分攤職責，包括購物及烹飪。豪格說：「當有人需要什麼東西，你只要大叫就好。我認為這是完美的生活方式：一起住。任何事情的祕訣就是開口問：我們的目標是什麼？這就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卡斯登·雷辛 Karsten Lessing (左)、蘇珊娜·雷辛 Susanne Lessing、安德里亞·「桑尼」·舒茲 Andrea "Sunny" Schulz 及哈羅·梅納·彼得森 Harro-Meinert Petersen 一起享受扶輪社的友誼。

們的成長過程極其類似。兩人都在 1952 年出生，住在家族經營的商店的樓上：蘇珊娜的父親及祖父是做香腸的，豪格的家族烘焙坊是他

12月的某個星期六，豪格、蘇珊娜、芭芭拉和薩賓在準備紅酒燉牛肉，隔天柯納克一家要辦晚宴接待23名好友。他們也同時在規劃聖誕節的菜單，到時候有15個人——如果一位在德國讀書的年輕埃及女性接受邀請就會是16個人。她是他們在埃及沙姆沙伊赫(Sharm el-Sheikh)的一場扶輪研習會中認識的扶輪社員的女兒。

「我認為這是完美的生活方式：一起住。任何事情的祕訣就是開口問：我們的目標是什麼？這就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霍姆特·柯諾斯把柯納克夫婦的好客稱為「扶輪的好運」。他說：「每年至少會在他們美麗的花園辦一次派對。天氣好時，我們會去游泳。冬天時，傳統上會替豪格慶生。我們在划船俱樂部碰面，繞湖健行。」所有的生日禮物都是捐款給柯納克創立、支持該划船俱樂部的卡爾·亞當基金會(Karl Adam Foundation)。(拉茲堡的划船俱樂部世界知名，其會員乃是贏得1960、1968、2000、2004、2012年奧運金牌的德國隊的主力。這個俱樂部的共同創辦人及長期訓練師，一位名叫卡爾·亞當的高中老師是公認的最佳划船教練之一，並發展出所謂的「拉茲堡式划船」。)

翻閱著家族相簿，柯納克夫婦談論童年去海邊的假期——豪格一家是去北海的賽爾特島(Sylt)，蘇珊娜和家人則是去波羅的海的海邊。豪格家在住家幾公里外也有一間小避暑屋，附有寬廣的花園，是他們度過週末的地方。森林和草地是他探索的領域。他說：「那樣的童年很完美。」

豪格童年的家離一條小河，與東德的界河瓦肯尼茲河(Wakenitz)只有500公尺遠。他



拉茲堡的四個湖泊之一屈興湖，乃是午餐的優美地點，合影的包括豪格的姊姊芭芭拉(左)及蘇珊娜的姊姊薩賓(右)。

回憶說：「對我來說，那裡真的是世界的盡頭。」在夏天，他和朋友會游到河的對岸測試自己的勇氣。在河的另一邊是一處沼澤、一個地雷區，以及有東德士兵駐守的瞭望塔。他說，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以後，「我們第一件事就是騎腳踏車去探索另一邊的世界。所有的瞭望塔都開放。我從來不曾從用那樣的視角看過自己的村莊、自己的房子。」

年輕時，在假日及週末，豪格會擔任家族烘焙坊的司機。在中學畢業後，他到另一家烘焙坊擔任學徒兩年，學習這一行。他開心地說：「所以我會烤很多東西。我現在還是喜歡烘焙。你要擅長一件事就必須喜歡做那件事。無論你用什麼樣的行銷技巧，重點在於品質。品質的重點在於喜歡那個產品，盡你可能把它做到最好。可是你必須慢慢來。這便是許多事物的訣竅所在。」

他在完成學徒生涯後，接著又到史圖格特(Stuttgart)的一家大型麵包工廠實習一年，然後他去基爾市(Kiel)攻讀企業管理。在第一次學生會議中，他遇見了他未來的另一半。他說：「我是在1972年9月20日遇到蘇珊娜。我記得非常清楚。」



豪格與蘇珊娜·柯納克喜歡為自己及朋友下廚；照片中他們在豪格姊姊的廚房裡準備餐點。

豪格並沒有讓蘇珊娜留下同樣深刻的印象，或許是因為他們班上有 94 名男生，但只有 3 名女生。可是他們很快就熟識，在週末，他們會一起開車回家，各自幫忙家族的生意。在星期天晚上回到基爾前，他們會在車裡裝滿柯納克家烘焙坊的麵包及霍斯特商店的香腸。蘇珊娜笑著說：「我們的朋友都知道星期一一定要來找我們。」

他們在 1975 年畢業，隔年結婚。兩人都繼續在家族企業工作。當時，柯納克烘焙坊已有好幾家分店，員工約 50 名。柯納克在 1970 年代末期從父親手中接管生意之後，決定要擴大公司的規模。他也決定他想知道烘焙坊所使用的穀物來源。因此他回去找他的朋友胡伯特斯·艾奇布拉特，他務農為生，並與其他農民

成立合作社。柯納克也與歐洲最大的眼鏡商岡瑟·菲爾曼 Günther Fielmann 合作，他投資在自家農場 Hof Lütjensee 栽種有機穀物。柯納克和菲爾曼一起成立自己的磨坊，行銷有機烘焙商品。艾奇布拉特說：「關於那些事情，豪格非常創新，非常有前瞻性。」

柯納克的另外一個創新之舉是把烘焙麵包這件事搬到店裡。在那之前，麵包是在工廠烘焙，再一條條運送到店面。柯納克的想法是麵團還是在工廠做，可是分塊冷凍，再分送到各家店烘烤。他的格言是 Der frische Bäcker —— 「新鮮烘焙師」。今天，幾乎德國每間烘焙坊都是這麼做。

柯納克繼續擴張生意；最後，店面增加到約 50 家，工廠員工有數百名。有一家在各國





柯納克縱身跳入屈興湖。這與他的領導風格有相似性嗎？當然有——一切要開心才行。



擁有 12 世紀教堂及冰河湖的拉茲堡。

很活躍、投資烘焙業的企業出價要收購他的公司。條件很好，柯納克接受了。當時他才四十幾歲，他改而從事其他事業，開始打高爾夫球（並且很快成為該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會長）。他也曾是圓桌會 (Round Table) 的活躍會員，這是一個 40 歲以下的人組成的協會；39 歲時，他加入鄰近城鎮默爾恩的扶輪社（即使不久後拉茲堡就成立新的扶輪社，吸引他許多朋友加入，他還是留在該社）。不久後，他在扶輪青少年交換找到他的天職。

散發中古時代氛圍，擁有古老教堂及木骨架市民住宅的拉茲堡，位於一個由四座冰河湖包圍的小島上。德國北部的石勒蘇益格 - 荷爾斯泰因邦 (Schleswig-Holstein) 散布著許多這樣的湖泊；蜿蜒的道路穿過起伏的綠色鄉村，沿途的農場及村莊建築都是當地典型的磚造風格。可是與豪格及蘇珊娜同住的學生感受到的不只是德國明信片般的美景而已。

朱拉吉·杜佛拉 Juraj Dvorák 是柯納克早期所接待的學生之一，當時是 1996 年。這位 16 歲的少年在回到斯洛伐克的家之後，寄了一張卡片給豪格及蘇珊娜，他們邀請他再度來訪。可是杜佛拉的父親突然因心臟病過世，他告訴柯納克夫婦他無法成行。豪格與蘇珊娜——再加上杜佛拉的母親——堅持要他依計畫來訪。

杜佛拉回憶說：「我住在他們家約一個月，他們竭盡所能幫助我。從那時候起，我們就成為好朋友。如果我沒有認識豪格與蘇珊娜，如果他們沒有給予我人生許多方面的輔導，我就無法成就今日的我。」杜佛拉現在是維也納一家私募股權公司的負責人，可是他所指的並不是物質成就。「我從一無所有變成一號人物，不是就金錢而言，而是就健全的人格來說。」

至今仍每年造訪的杜佛拉說，他和豪格



柯納克與當地知名的划船俱樂部會員打招呼。他們剛剛訓練結束。

「常常進行深刻的討論。他告訴我金錢不是最重要的事物，我必須享受自己的工作，我也應該享受人生。他告訴我應該要去旅遊，看看世界。他帶我去許多與朋友、扶輪社員的聚會。我當時不瞭解原因，但是當我年歲漸長，我瞭解到那是很獨特難能的机会，學會如何與不認識的人相處。他讓我長大。」

關於豪格及蘇珊娜，他說：「他們心胸開闊，對他們輔導的人責任感強。他們與眾不同。他們是人生勝利組。」

柯納克夫婦認真看待輔導學生的責任。豪格說：「青少年交換的主要目標是深入另一個文化。青少年交換驚人的一點是父母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大半個地球外，相信扶輪社員會把他們當自己的子女來對待。這是我們與眾不同的地方。沒有其他組織是這麼做的。」

寶拉·米蘭達 Paula Miranda 與柯納克夫婦同住 3 個月，他們是她 2008 年交換期間的第一個接待家庭。她於 1 月從阿根廷的家出發抵達拉茲堡。「我記得那是下午 4 點。德國已經天黑了。我的感覺是，喔，天啊，我來到什麼地方？他們以德式晚餐歡迎我。」

一個月後米蘭達 19 歲生日時，豪格與蘇珊娜替她辦了一個生日派對，邀請她在學校認識的一些新朋友。她回憶說：「他們做了阿薩多烤肉，就跟我們在阿根廷做的方式一樣。他們想讓我覺得有回家的感覺，我真的很感激。」

沒有他們，我的交換年便會大不相同。我真的很愛他們。」

1870 地區前總監阿羅伊·賽瓦提 Alois Serwaty 是在 25 年前德國一場多地區青少年交換地區會議初次與柯納克夫婦相遇。他說：「豪格和蘇珊娜的態度都是單純且開放，會吸引且激勵年輕人。當你遇見他們，你會立刻看得出來他們喜歡年輕人。豪格的態度是扶輪必須保持年輕，為年輕人努力，與年輕人共事，會讓人保持年輕。」

「豪格告訴我金錢不是最重要的事物，我必須享受自己的工作，我也應該享受人生。」

杜瓦拉同意說：「我 12 月見過豪格，他 24 年來都沒有改變。他依然一樣，或許多了一些皺紋。青少年交換計畫給他能量。」

德國扶輪青年服務社社員常講的一個用詞是 auf Augenhöhe begegnen ——平視某人的眼睛。蘇珊娜說：「這表示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在公平的地位競爭。一個人是主任或是司機並沒有任何差別。你們討論某事，想出一個解決方法，不會讓對方覺得他是接收到命令。」

據他的朋友及家人表示，豪格真的有這方面的天分。蘇珊娜笑說：「如果他自己不能做某件事時，他很擅長委派他人去做。他可以看出誰擅長做某事，那真的是他的天分。」

她說，其中一個例子是他與扶青社社員一起合作辦理柏林扶輪研習會。「他們說：『我們來負責分組討論』。他不會說：『你做不到』而是說：『放手去做！』他相信他人會成功。可是他會一直在後面留意事情的進展。漢堡年會也是一樣。」他和安德里亞斯·范莫勒 Andreas von Möller 是 2019 年地主籌備委員會的主委。「有很多扶輪青年服務社也參與其中。」

蘇珊娜說，他丈夫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持續把扶輪及扶輪青年服務社拉得更近。蘇珊娜的姊姊薩賓補充說：「他對他想要成就的事充滿熱情。當他對事情充滿熱情，他就也能夠讓別人充滿熱情。」如布里特妮·亞瑟所指出：「你會覺得你投資了他的願景。」

在拉茲堡席霍夫飯店 (Hotel Seehof) 陽光燦爛的咖啡館，看著波光粼粼的屈興湖景色，喝著卡布其諾，柯納克的朋友艾奇布拉特、柯諾斯、甄斯-威·詹森 Jens-Uwe Janssen 及安德里亞斯-彼得·艾勒斯 Andreas-Peter Ehlers ——跟豪格一樣，都是勞恩堡郡-默爾恩扶輪社的社員——一致認為他擁有召集義工的某種天分。艾勒斯記得他在柯納克擔任地區總監那年擔任地區秘書的事。他說：「在那之前，其他總監的時候，總是會有『某某人應該做這件事』或是『誰要做這件事？』的情況。可是豪格會非常明確地說：『艾奇布拉特，我一直在想這點，你正是做這件事的完美人選。我是這樣想的。這非常適合你，如果你能做這件事就太好了。你願意做真是太棒了！』他對你說話的方式讓你無法拒絕。你會開心的做，因為他不會把事情交給你後就不管。他會在一個月後回來問說：「艾奇布拉特，一切還好嗎？有我可以幫忙的地方嗎？」」

「我們需要顧好我們的扶輪社，及我們同社的朋友。」

艾奇布拉特邊說邊笑，但同時強調柯納克會成功是因為他的熱忱具有感染力——也因為他會以身作則：「他本身就是這些正面特質的化身，所以對他來說要說服他人做事相對容易。」

當他們聊著柯納克的正面特質，他們呼應許多人所說的——他從來沒有心情不好。可是雖然他們是好朋友，他們堅稱他並非完美。艾奇布拉特沈思說：「我們必須找個缺點。」最

後才決定是一個個性的小缺失。「他非常注重時尚。他的眼鏡！」

提到柯納克招牌的眼鏡立即引起這群人的反應。艾勒斯說：「他是唯一戴那種眼鏡的人。如果眼鏡壞了，沒關係，他還有另一副！」

柯諾斯說：「那是他的註冊商標。我認識他以來他都戴那樣的眼鏡。他很少打領帶。老是穿牛仔褲。他看起來很年輕。他是很年輕！」這群老朋友點頭大笑，一邊喝完他們的卡布其諾。

柯納克的哲學——無論你多努力，也都應該開心——尤其適用於扶輪。身為漢堡連線 (Hamburg Connect) 網路扶輪社創社社員的蘇珊娜說：「扶輪對他來說很有趣——那對我來說也一樣有趣。」

柯納克要每個人喜愛扶輪——並以身為一份子為榮。他堅稱：「我們所有人都愛這個組織，我們所有人應該覺得我們應該採取行動讓扶輪更強健。要做更多並不困難：更深入參與你的扶輪社、對朋友更感興趣、對計畫參與更多。問問自己：你的扶輪社有參與青少年服務嗎？我們可以想出更好的募款方式嗎？扶輪社也有責任讓大家感覺好、感覺受歡迎、感覺光榮。身為扶輪社員必須是感覺特別的事。」

當他思考未來一年時，他指出扶輪社長會受邀參加許多活動，包括地區年會，並且大多數都是派代表出席。可是柯納克打算出席——即使可能是透過網路——1940 地區的年會，該地區總監艾德格·佛瑞德里克 Edgar Friedrich 同是勞恩堡郡-默爾恩扶輪社社員。柯納克說：「我想你可以為你的地區破例，尤其是該地區總監又是你的同社社友。你的扶輪社真的很重要。無論你在扶輪擔任過什麼職務，無論你有多重要，到最後，你還是隸屬於自己的扶輪社，開心能夠和朋友在一起。」

「那正是我們為何需要顧好我們的扶輪社，及我們同社的朋友。你是不是社長不重要。最終，重點是要與朋友在一起。」



豪格和蘇珊娜是一對喜歡戶外生活的夫妻。他們一起騎自行車，在拉茲堡的地區歷史博物館前合影。